

社團抗疫送暖

在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高峰的三月初，醫療系統面臨崩潰的時候，幸有各種大小社團，組成了抗疫的一股強大力量，給不少家庭送來溫暖，協助了大量確診者居家隔離自救。

這一次，相信大家的親友或多或少都感染新冠病毒，我的身邊也不例外。三月初，我一個至親的女婿確診，由於他們的住所面積五百餘呎，同住五人，居家隔離難度大。親戚非常着急，來電跟我說，他們一下子求助無門。我當下嘗試向香港四川社團總會的一位熟悉的秘書聯繫，不久後就有人與親戚一家電約，第二天派人與親戚其他家人在港鐵交接了一包抗疫物資，裏面有連花清瘟膠囊、快速檢測包和口罩。然而很快正如親戚所料，屋窄隔離太難，他們一家五口包括印傭姐姐在兩三天內都先後確診了。

親戚老夫婦都是逾八十歲的長者，又有基礎病，她先生未打新冠疫苗，我們對此焦急和擔心。我妻子知道後，馬上求救於該社團秘書。那位秘書認真記下親戚一家人的姓名、電話、地址等聯絡方式後，立馬行動。屬下義工們雷厲風行，第二天就有人坐的士將多份抗疫物資送到親戚家大廈樓下。雖說我們和親戚一家人都是

該社團的會員，但社團義工連家中的印傭姐姐也照顧到，實在令人感動又感激。當時我們以為這件事到此結束，沒想到過了幾天，親戚接到該社團一位義工的電話，對他們的病情噓寒問暖。親戚一家心裏激動，兩眼潤潤，不知怎樣感謝這番好意。彼此非親非故，不是家人，勝似家人啊。

之後，我另一位四十幾年的好友也確診了，該社團知道後，在第三天就將抗疫包送到他家門口。

後來我讀了香港四川社團總會的報道，才了解到該會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抗疫小組，由會長掛帥，屬下是一批任勞任怨的義工。統籌無疑非常好，優先關懷長者，以支援確診長者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難怪我的親戚一家和好友都受到如親人般的關懷。難得的是求助時有人管，馬上落實，短時間內將事情辦好。該會的骨幹還籌集了不少抗疫基金，不但幫助確診會員，還支援了有需要的基層市民。

這一波疫情雖然開始時有些慌亂，但得益於香港各個大大小小的社團出力，連成抗疫的溫暖城牆。祖國支援的抗疫物資由特區政府分派到各類社團，再由社團分派給最需要的人，為社會的抗疫貢獻良多。

HK人與事 東瑞

來，聊一道菜

居家抗疫的這兩個月，於我而言，最大的收穫是廚技的提升，以至於最近常和朋友開玩笑說，自己很可能是「被朝九晚六工作耽誤的大廚」。

做飯這件事，說簡單也簡單，煮一碟水餃、下一碗麵皆可果腹，說複雜也複雜考究，且不論當年清宮太后偏愛的名菜「鑲銀芽」，究竟怎樣巧手的名廚才能在纖細豆芽內穿孔後塞入肉餡，單說如今不少家庭聚會時常出現的黃燜雞、水煮牛肉等，從醃肉到配料到火候，也都需要細心揣摩，半點馬虎不得。

當我在琢磨做菜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的時候，正巧又遇見一檔美食節目，取名《風味實驗室》，二〇一八年首播，至今已來到第三季了。與《舌尖上的中國》等你我見慣的美食紀錄片不同，脫口秀節目《風味實驗室》注重嘉賓之間就某個食物議題的



▲陳立在其著作《滋味人生》中談論美食與人生。

作者供圖

分享與交流，而非單純呈現在地美食的製作及流變。雖然中國古人有諺「食不言寢不語」，但飯桌上的交談，不論「吹水」甚或是爭辯，從來都是有趣可愛的，看似論吃，實則說理談情。

第一季每集節目邀請三位嘉賓和一位名廚。嘉賓來自不同行當，重在有趣，湊在一起可以天南海北聊天不冷場，名廚則根據嘉賓談話的話題，比如「油炸全世界」「臭味相投」等，現場製作一道菜品。嘉賓聊得七七八八，食物也熱騰騰端上來，有菜有肉，還有茶和酒，真是人間享受。

導演組或考慮到吸引更多受眾，請來的嘉賓各有特色，有些是知名脫口秀演員，有些是網紅食評人，也不乏頗善言談的作家和文化人等，尤其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美食家、《舌尖上的中國》總顧問陳立先生。初初見到陳老，心想：這是誰請來的老先生？後來聽他和同座嘉賓聊起來，一來二去，才覺出陳老功力之深，能將美食、歷史、心理學和哲學種種糅合一處，再娓娓道來，又毫不讓聽者感到艱澀。

陳立在片中常提到一個詞「窩味」。當我們打開家中抽屜，聞到的氣味，每家都不同，這就是不同家庭獨特的「窩味」。「窩味」一輩子不會變，它來自於我們對於食物味道的選擇和記憶，甚至家中子女長大後、與他人組建新的家庭，會將原本家中的「窩味」也帶去，以此味道和氣息，成了世代流轉以致生生不息的見證。我由此想到，中國人為何那般鍾愛家庭聚餐和親友飲宴，恐怕不只为美食本身，更為了這連綿不絕的氣味與情感的延續吧。（上）

疫中讀書 心靈還鄉



東言西就 沈言

第五波疫情中，當與新冠病毒擦身而過，成為密切接觸者的一刻，便正式開啟了非典型居家隔離生活。人生第一次面對「禁足令」，儘管「糧草」儲備充足，並已就自覺履行公民責任做好心理建設，內心卻依然不免惶恐，畢竟是有生以來的隔離，兼且長達兩個星期……

居家隔離的日子，對於已然進入居家辦公階段的工作模式，並未構成影響。每日工作安排一如既往接踵而至，飽滿而充實。然而，對於周末素喜登山涉水、萬步起計的「行走控」而言，「禁足」卻無疑是一種煎熬。少了「動」的空間，卻意外多了「靜」的時間。以空間換時間，其實也是一種「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是利用隔離時期足不出戶的兩個周末，欣然赴一場睽違久別的故鄉之約，心無旁騖讀畢一本一直牽繫卻又一路游離的故鄉之書。

早在兩年前，當談及多卷本鴻篇巨製《野葫蘆引》，第一次聽聞《巨流河》的名字。對《巨流河》讚不絕口的，是一位在出版界德高望重的前輩，心中因此不免生發出

一種好奇與期待。後來，在圖書館芸芸眾書之中，不經意邂逅《巨流河》，翻閱扉頁，驀然發現竟是故鄉人寫的回鄉書。然而，面對長達六百頁的豎版大部頭，兩度往返借閱，其間又經歷幾番網上續借，卻始終只是讀了開篇。直至近來終於重回書本懷抱，一氣呵成讀畢全書。

巨流河，古稱「句驪河」，今稱「遼河」，位於中國東北地區，南濱渤海與黃海，西南與內蒙古內陸河、河北海澱河流域相鄰，北與松花江流域相連，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作為遼瀋大地的母親河，她是作者齊邦媛教授魂牽夢縈的精神故里，亦是無數遼寧遊子念念不忘的心靈原鄉。齊教授以八十歲高齡動筆撰寫《巨流河》，四年成書，以一個女子的際遇、一個家族的回憶，見證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變遷。她說：「當我記下了今生忘不了的人和事，好似看到滿山金黃色的大樹，在陽光中，葉落歸根。」而十八歲便背井離鄉的我，掩卷沉思，亦彷彿聽到了童年的水聲和母親的呼喚。

江戶綺想曲



市井萬象

北京市的中華世紀壇內正舉行「江戶綺想曲——浮世繪大展」。該展覽精選一百四十組浮世繪經典作品，呈現日本民族特有的自然觀以及江戶時代的市民生活場景、娛樂消遣和審美時尚。展出的浮世繪風景畫中最著名的兩個系列《富嶽三十六景》和《東海道五十三次》，是這兩個系列近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呈現。 中新社

叛徒之王



英倫漫話 江恆

英國國王愛德華八世（又稱溫莎公爵）為愛情主動放棄王位的「不愛江山愛美人」故事廣為流傳，但他與德國納粹暗通款曲的經歷卻鮮被提及。近日英國電視台播放了一部新拍的紀錄片，再次揭出他背叛國家的黑歷史。

這部名為《愛德華八世：英國的叛徒之王》的紀錄片，改編自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洛尼的同名作品，講述了他如何與納粹勢力相互勾結。與以往公開的愛德華八世是希特勒的支持者，甚至是納粹間諜的質疑有所不同，該片提供了保存在皇家檔案館的一批德外交電報，證明他確有效力納粹、出賣國家的行為，很多內容都是首次披露。

比如愛德華八世向一名納粹線人提供有關法國軍隊弱點的信息。當時已退位的他住在巴黎，專門寫了四份關於法國第一軍的報告，描述了其糟糕的領導力和低迷士氣，並通過自己的密友、納粹線人查爾斯·貝多轉交給希特勒政府，事後從德國入侵法國的戰爭來分析，都是按照愛德華八世提供的法國弱點進行的。此外，隨着二戰歐洲戰事升級，愛德華八世和辛普森夫人逃離英國，他們在海外繼續與德國特工保持交往，並曾鼓勵納粹德國持續猛烈轟炸英國以使其屈服，然後他可以返回英國重新登上王位。

實際上，多年前英國作家馬丁·艾倫在《隱藏的日程》一書中也曾披露，愛德華八世於一九三九年以英國前國王的身份對法國進行了一次親善訪問，此行還有一個極為隱秘的任務，就是充當德國人的間諜，他將自己能蒐集到的所有資訊都提供給了德國，促成了希特勒對英法聯軍發動閃電戰。

從紀錄片提供的這些證據來看，與愛德華八世支持納粹的過往基本照合，最令他臭名昭著的無疑是一九三七年他訪問德國時被拍到行納粹禮，而翻看英國王室歷史，會發現這股親納粹之風曾大行其道。二〇一五年，英國八卦小報《太陽報》從神秘渠道獲得一段黑白錄影，拍攝時間約為一九三三年，當中可見年僅七歲的伊麗

莎白二世在愛德華八世指導下，伸出右手行納粹禮，她的母親和三歲的妹妹瑪格麗特公主也做出同樣動作，並引來家人一片笑聲。

時隔幾天之後，電視台又播出一部名為《非臘親王：成王計》的紀錄片，披露女王丈夫非臘親王的家人也是希特勒的擁躉，他的三個姐妹都嫁給了納粹高官，其中一個還在黨衛軍中擔任上校。一九三七年十六歲的非臘親王去德國參加一個姐姐的葬禮時，穿着納粹制服的家人還安排他在致納粹敬禮的人群中走過，以示歡迎。雖然非臘親王之後辯稱他本人是堅定的納粹反對者，但家族成員的親納粹之舉還是給王室帶來不小的負面觀感。

客觀講，王室與納粹關係曖昧並非偶然，可謂擺脫不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段黑暗、偏執和動盪的時代背景。就像英國布魯內爾大學歷史系講師托馬斯·萊恩漢在《法西斯主義：一九一八至一九三九》一書中所說，英國法西斯主義和歐洲大陸的法西斯主義在起源上頗為一致，都是戰後尖銳的社會矛盾和鬥爭的綜合反映，英國的納粹支持者們反對自由主義，嚮往採取貿易保護主義；希望維持大英帝國，軍事上要求強化海軍；強調種族主義，要求所有國民自覺地維護殖民帝國等。

這裏要順便提一下熱播的英劇《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裏面有位操控黑幫的大佬莫斯利爵士，他的原型便是聲名狼藉的英國法西斯首領莫斯利，其於一九三二年組成了英國歷史上最具影響的法西斯團



▲紀錄片《愛德華八世：英國的叛徒之王》，改編自英國歷史學家安德魯·洛尼的同名作品。

資料圖片

江，溯岷江到大渡河，記憶中最揮之不去的，依然是歌聲裏的故鄉。抗戰八年，故鄉仍在歌聲裏。那是來自東西南北各省戰區的逃難同胞，即使顛沛流離在泥濘道路上，也都在唱的「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那是自東北漂流到西南的流亡學生，即使輾轉播遷在炮火陰影下，也都在唱的「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一如作者所言，唱的時候，每個人心中想的是自己家鄉的永定河、黃河、漢水、淮河、贛江、湘江、桂江、宜江，說不盡的美好江河，「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都好像流在我的心上」。

最早落入外寇鐵蹄之下的東三省，亦迸發出誓不低頭的最強音：「唯楚有士，雖三戶兮，秦以亡！我來自北兮，回北方」……「那是個天氣嚴寒、人心火熱的地方，也是個為義氣肯去拋頭顱灑熱血的地方。」對國族的大愛、對外敵的大恨，構成抗戰時期東北人最濃烈的底色。於我，即使並未親身經歷，卻也感同身受，以致讀罷全書，迄今猶覺蕩氣回腸。